

语录

黄志华专栏

谈起林振强,身为好朋友的潘源良感觉犹如昨天。两人的第一次碰面是在1984年的“亚太流行曲创作大赛”上:“没想到他主动走过来和我聊天,他说好喜欢我写给林子祥的《迈步向前》。”凭着一首《迈步向前》,林振强与潘源良展开多年的友情,二人会偶尔相约喝咖啡聊天。

在潘源良眼中,林振强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好男人,尤其对家庭更不辞劳苦奔波,付出了很多。为了让儿子有一个好的读书以及升学环境,他也曾经低调移民,圈中很多与林振强合作的人也不知道,但潘源良却是其中一个知道的人。对于好朋友移民,潘源良显得相当尊重,更试过探访林的一家。

回想起好朋友证实患上癌症,潘源良禁不住沉重起来:“记得在‘作曲及作词家协会晚宴’上,我发现他的脸色偏黄。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我发现他的专栏停了一天,就马上打电话给他,因为我知道他从来不会脱稿。他告诉我,身体不太舒服,得了需要一个要长远搏斗的病。”

此后林振强需要长时间留在家中养病,二人由昔日外出喝咖啡转到林家吃饭聊天,这个状况大约维持了一年,林振强便离开了。虽然潘源良没有送别好朋友到最后,但二人的情谊不言而喻,而林振强的正能量永远也长留在潘源良心中,他相信透过林振强的作品,包括《强》、《信自己》及《生命之曲》等,乐迷也可以感受到那种歌颂生命的精神。

“林振强对我的影响是,在他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各种各样的题材都可以放到歌词里。到了今天依然有很多人觉得,只有高深的、诗化的歌词才能登大雅之堂,才有艺术价值。但林振强的歌词是妇孺都能听懂的,他用了一些大家都懂的语言,将一些高层次的意义摆在流行曲这种雅俗共赏的媒介里,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大的冲击。所以我想,林振强对我影响最大的一点是,不一定要用那种很‘象牙塔’、很艰涩的手法来操控文字,歌词也可以对这个世界作出贡献,后来我写很多歌词时也都遵循这一点。”

不要埋怨入息与才华不平衡,如果平衡的话,阁下入息可能更低。

如果忠忠直直终须乞食,此刻正在叹茶的你是否很好?

儿童猜谜,成人猜枚,愚人猜忌。

人生许多不必要的痛苦,起因都是因为夹硬穿上细了一个码的衣服。

常以为还有下一次,所以不懂得珍惜这一次。

爱遇见了了不起的人,怕遇见对不起的人。

走下坡的时候,路是平坦无阻的。

颓废的意思,不是Cool,是Fool。

关于林振强,两位填词界的新贵梁栢坚和小克一跳便跳回到小学时期的回忆,二人不约而同被林振强的洋葱头漫画所吸引,直到长大一点才真正细细品味林振强的作品。小克特别被林振强同一系列的歌所感动,当中包括《追忆》和《当天那真我》。而梁栢坚更是直到后期重温林子祥与陈奕迅在拉阔音乐会演绎《追忆》后所感动,亦使他重新认识林振强。

梁栢坚与小克也同样欣赏林振强的多样性创作,其鬼马与幽默一一能够从他的作品名、歌词及歌词的铺排中解读到。梁栢坚喜爱找一些林振强非爱情、亲情系列的歌来欣赏,好像温兆伦主唱的《化学作用》、钟镇涛主唱的《外星人报告书》及李龙基主唱的《斩柴佬》,他认为这类型的歌能够给听众很大的幻想力。小克亦认为上述类型的歌曲能跳出昔日以小调及优雅文笔为主的创作的框框。

对于林振强后期一系列有关社会性的作品,梁栢坚特别喜欢郑秀文的《萨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加尔各答的天使-德兰修女》、太极的《拼命三郎》、《顶天立地》,等等,这类型的作品把乐迷的视野拉远一点,非只着重爱情故事,也学会关心社会及世界事,可以说是教育流行曲的消费者。小克则选了张学友的《逃亡》,很喜欢这首歌以故事形式逐步带出歌中主角面到家庭暴力问题,歌曲的结尾更运用到幽默方法作结,看似轻松但却令人反思。

最后二人谈到林振强的禁歌系列,最经典莫过于刘美君的《事前》、《事后》、叶德嫻的《我要》及梅艳芳的《坏女孩》等,“这些歌不论歌词或意识上也相当大胆,但当年歌手及唱片公司却敢于尝试,对比现在可能比较敏感的词,可能未去到歌手的手中已经被打回头,全因很多时候乐迷把某些焦点过分放大,令创作的空间更见保守及缩小了。”二人如是说。

我特别欣赏他对人生的看法,因为我现在52岁,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不同了,但林振强很早的时候,歌词里已经有很独特很豁达的人生观,我是非常羡慕和欣赏他的。

林振强绰号洋葱头、强伯、傻强,不仅是填词人、漫画家,还是专栏作家、广告界出名的鬼才。从早期的金句系列《一个人在床上》,到后来的《松一松》,再到《傻强扶弱》,天马行空。重温他的经典语录,依然感觉幽默抵死。

最慧居的水上活动,就是一个人跌进爱河。

不用与所有的人做朋友,你并非竞选中的政客。

其实世界上只有两类人,落手落脚的和指手画脚的。遗憾的是后者是不沉默的大多数。

要说话说得流利、自然和有真感情,唯有直言。

最难堕的胎,就是你我各怀鬼胎。

直觉的正名是“靠撞”。

站在海边时,浪漫之士会认为自己在看海,不浪漫的人觉得自己在睇水。

三事

1. 林振强曾到美国读工商管理的学士学位,并认识了妻子严氏。
 2. 慈幼中学是与李振辉(李小龙胞弟)及另外二人组成雷鸟乐队(Thunderbird),当主音和吉他手,公开比赛中以Beach Boys的歌夺冠,四年后解散专心重读会考(林氏当吉他手的心声,都写在1987年谭咏麟《吉他的季节》歌词中)
 3. 林氏回港后,做过鳄鱼恤本销部(一年多),再到大通银行电脑部(两年),后其姐介绍进广告界,并开始填词,一次到佐丹奴开会谈广告与黎智英相会,之后成为《壹周刊》《苹果日报》的开国功臣。
 4. 林氏吸烟多年(尤其在广告界和填词创作时),曾经一天两包以上,其后于上世纪90年代一念戒之,过程曾与读者分享。
 5. 罗文《激光中》歌词,林振强一次交出两份,至于弃掉那一份,是“无咁癫”(目击证人是商台邝兆昌 Wasabi,当时与罗文一起比较两份歌词)。
 6. 苏芮与夏韶声的《车站》,是当年罕见的合写词,林振强与潘源良合作,一人分饰一角,再互相传真数次方成事。
 7. 上世纪80年代三大派台禁歌:《坏女孩》(梅艳芳)、《反叛》(陈慧娴)、《我要》(叶德嫻),是林振强的词,皆有女性解放之意,当年卫道哗然。
- 梁栢坚整理的洋葱头二三事,来自2013年11月13日《信报》



影响新一代填词人梁栢坚和小克最早的林振强作品是他的洋葱头漫画。

他从来都是极怕闷极贪玩

十年,一个应该高调纪念的年数。虽然林振强为人低调,但相信他不介意此时此刻有很多同辈或后辈的朋友用不同的方式纪念他。

近年,笔者在一本与朱耀伟合写的小书中,很简要地介绍林振强的词风:“他总能把惯见的题材陌生化。用的是奇思妙想,巧比妙喻,以及几乎每首词都不会缺少的拟人化(或是人格化,移情于物之类)。这些表现方法其实是很符合商业要求的:作品总会闪现一两抹智慧的火花,很有吸引力……只是他一旦深情起来,也很能使人动容的,像《笛子姑娘》、《每一个晚上》、《空凳》……”

现在再细想,其实平易近人也是他的粤语歌词的一大特色。比如说当代词人林夕、周耀辉所写的一类像朦胧新诗般迷离扑朔的歌词,绝不会在林振强笔下的歌词中找到。事实上,林振强的粤语歌词绝对是只用耳朵听就听得懂的,很少要听众拿着歌词看才知写甚么,当然也不会有看了歌词还要苦苦思索才明白一二的情况。这是因为林振强不想为难欣赏者吧!为此,他的爱情歌词常用“说谎”、“隐藏”的动作来显示矛盾张力,而明是爱时说不爱,明是伤心偏装作开心这一类情景,其笔下的歌词都出现过不少,这些俱是富于戏剧性的表现手法,亦可说是唱出来的处境爱情小故事,而这些写法往往都能打动欣赏者的。

回想当年,1980年前后,三大词人黄霭、郑国江、卢国沾(以出道先后排序)的作品各有特色。林振强是新手,但很快他就写出自己的强烈风格和特点,完全不与三大词人风格类同,这份功力极其厉害。他是开创了一个“振强派”,而其传人及将这一派发扬光大的,有黄伟文。

怀念故人,也想起自己的旧文,曾用过不同的比喻来形容林振强。比如认为他是粤语词坛的天狼星,又曾把他笔下的众多词作形成的风景线,比为号称天下第一奇观的石林。甚至也曾大胆地说:“李白的想象力有时也未必是林振强的敌手”。

林振强的词基本上是追求“新奇”,这应是跟他的性情作风有关吧。他从来都是极怕闷极贪玩。记得有一次与他谈及《每一个晚上》的创作情形(可惜跟他谈歌词的次数太少了,有点儿后悔),他曾表示写得很辛苦,拿起笔来如有千斤重,因为,平时写一些情歌或语带双关的歌词,他都可以藉丰富的联想和过人的想象力,迅速脱稿,但像《每一个晚上》这种写朋友惜别的严肃题材,他就不得不字斟句酌。据说,他写这首《每一个晚上》,花了整整一个星期。

[冷门词作赏析]

在这样的纪念日子,不想长篇大论,实在谈十万八万字都不可能谈得完的。这儿试展示两首比较冷门的林振强词作《月亮是个气球》和《影子与我》,是笔者很喜欢很欣赏的,以此表示敬意。

其实月亮就像个发光的气球,细细雨似似结他轻轻奏,落叶像顽童在风中追逐,人还是要去赶,人从没有细望。

其实落日就像个固执的气球,放了气仍然在树两面浮,月亮像少女怕羞不敢出现,人还是要去赶,人从没有细望。

——《月亮是个气球》唱:叶丽仪

这词正是大量运用拟人法及新奇比喻的手法,把大自然一草一木都写得十分生动,而且这些拟人和比喻都是发前人所未发的。当中像“落日就像个固执的气球,放了气仍然在树两面浮”这样的生动又新奇的比喻,历久常新,每一次见到都仍然拍案叫绝!真是令你爱又恨,爱是因为太精彩奇绝却又极浅白,恨是恨他怎么可以想到这样形容的!

谁爱与我沉默静静看星星,此好知己乃是我影,每晚我也和它倾倾。

当我开心它跟我起舞,不肯片刻安静,

当我失意痛苦它听我倾诉内情,

当我共你踏星光里小径,它仿有新生生命,不需我指挥也自寻路径,笑着移近你影。

谁爱听我对星高歌,又似好欣赏我,

谁爱与我捱夜共坐写新歌,此好家伙乃是我影,永远爱我而不噜唆。

《影子与我》曲、唱:蔡国权

这首短篇词作,思路有点儿似李白的诗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但林振强有更丰富的发挥及发展,把影子写得像个有情有义的良好朋友。正是这首词作,让笔者敢说,李白的想象力有时也未必是林振强的敌手。南都供稿